#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四

五代土地梁最小唐最大

五代土地梁爲最小晉漢差大周又大而唐爲最大梁只有一片中原四邊皆屬他人北有燕晉西有岐與蜀東有吳與吳越及閩南有荆南與楚及南漢故爲最小唐起鴈門鎭河東至莊宗既滅燕劉守光天祐十二年取魏博據魏臨河以爲攻取計自後遂盡取梁河北地然後滅梁又并吞岐與蜀雖後蜀復起

而地尚最大晉漢承之山後十六州入於遼故又小周則河東雖爲北漢割據世宗屢與漢遼戰河北山前州郡恢廓者多而南唐江北淮南盡爲所取故小於唐而大於晉漢也觀歐職方考自明此考雖簡略然提綱挈領洗刷目此則歐公筆力非薛史所能及

梁晉爭澤路

梁晉之爭也河北諸鎭忽梁忽晉殊難考矣即以澤路軍名昭義晉改安義梁又改匡義晉滅梁又復名安義言之此鎭梁晉所必爭據歐史唐紀晉王李克用於中和三年初破黃巢

爲河東節度即攻昭義孟方立取澤潞二州大順中梁將葛從周取潞言潞則澤歸梁可知光化二年克用將李嗣昭又取澤潞天復元年梁將氏叔琮又取澤潞天祐初克用子存勗曰今天下勢歸梁者十七八趙今眞定府魏今大名府中山今定州莫不聽命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所憚惟我與燕劉仁恭云云時晉又攻取潞遂以李嗣昭爲節度則此軍長爲晉有矣克用卒之年梁人復攻潞而莊宗於新喪中又破梁軍於上黨置酒三垂岡囊矢告廟則澤潞長屬晉矣故歐史於天祐十八年臚列諸節度勸王即帝位中有昭義

也同光元年四月書即帝位而下文八月又書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死之徐無黨云唐末澤潞皆屬晉梁初已得澤州至此又屬晉而梁克之中間不見晉得澤州年月葢舊史闕不書愚謂上卷歐史具書梁晉澤潞得失無黨乃爲此言其憒憒幾如不辨菽麥者乃靦顏注史乎歐史於此下書十月壬申如鄆州襲梁已卯即滅梁矣用八日滅梁迅速如此葢自滑衛渡河此自北而南直取之自鄆襲梁繞東而行曲取之也梁有澤潞約兩月耳是年春爲晉之天祐二十年稱帝改元在是年四月滅梁在十月而梁人之

暫有澤潞卽在是年之八九月間考是年歲在癸未卽梁龍德三年薛史於三月言潞州留後李繼韜叛降梁莊宗謂李嗣源曰昭義阻命梁將董璋攻迫澤州梁志在澤潞云云而通鑑目錄第二十七卷梁均王紀於龍德三年言晉李繼韜以潞州來附裴約據澤州不從遣董璋攻之又云帝召王彥章助董璋攻澤州璋拔澤州殺裴約通鑑第二百七十二卷唐莊宗紀於同光元年春載李繼韜受晉命爲安義卽昭義留後而欲自託於梁使弟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爲梁臣梁更安義軍曰匡義以繼韜爲節度使安義舊

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二紀胡三省曰故使繼韜父嗣昭也見其志滅仇讐捐館未葬郎君遽背其親吾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以董璋爲澤州刺史將兵攻之又於秋七月後載裴約遣使告急於帝帝曰吾兄生此梟獍胡三省曰李嗣昭於帝爲兄裴約能知逆順顧李紹斌曰澤州彈丸地朕無所用胡三省曰自并潞窺懷洛則澤州爲要志在自東平取大梁故云然胡注此條其妙觀此可知晉所以爭澤潞之故矣卿爲我取裴約以來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約死此下書十月辛未朔又書壬申帝自楊劉濟河至鄆州已卯滅梁與歐紀略同考目錄是年八月壬

申朔十月辛未朔俱合則八九兩月一月大一月小
裴約之死必在八月初而莊宗入汴梁主見殺在十
月八日則梁人之有澤潞只兩月可知周廣順二年
澤州龍泉禪院碑言其先主僧懃公以天祐十九年
示寂顧寧人遂謂此地本屬梁碑乃追削梁號而稱
天祐案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二年云是歲河北諸州
悉入於晉此年乃晉稱天祐十三年此時河北已悉
入晉況十九年乎却因明年天祐二十年即同光元
年正當滅梁之歲而梁人反有暫取澤潞一事寧人
記憶不審誤以爲十九年遂率爾有此論其實碑文

據實以書非追削梁號也寧人考古本極精核此乃偶失之

職方考中有表

歐公改志作考而職方考每行分六格橫列之即表也第一行第一格書州字下五格書五代名第二行以下第一格皆州名下五格歷代有者書有無者空始置者書有而小字注某帝置爲都者書都在他國者書他國名本有而後入他國者先書有而又書他國名先有而後廢者先書有而小字注罷軍罷州存者注罷軍都罷者注罷都軍名改易者有字下注軍

名梁之州多有先書有又書唐者若澤潞直書唐不
曰有以其有之甚暫不足以爲有也觀此益見顧寧
人之誤
通鑑同光元年四月卽帝位下云時唐國所有凡十
三節度五十州通鑑此文采自薛史胡三省注云十
三節度天雄成德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鴈門河
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澶相衞洺磁
鎭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媯營平蔚
朔雲應新嬀儒武忻代嵐石憲麟府幷汾慈隰澤潞
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領澤潞二州已附於梁止有

十二節度四十八州耳胡雖云云其實此時潞州雖附梁澤州仍爲唐守

職方與馬令合與戚光異

陸游南唐書後附戚光音釋列州軍之名自注凡三十八數之止三十七此或傳寫之誤就其三十七州軍中有一處但作空格旁注一攝字不可解餘三十六州軍則似的然者馬令南唐書第三十卷建國譜列州凡三十五數其下文所列之州其目相符今以二者校之除兩處皆有之三十三州不論外戚有而馬無者一雄州二通州三雄遠軍四南州攻馬令譜

彰州注云保大三年取昳爲南州俄復舊戚於南下夾注多作空格中有漳名云云葢馬譜漳字傳寫訛爲彰耳歐陽氏五代史職方考亦作漳也此即今福建漳州府旣是暫改俄復何得言南不言漳戚光謬甚然則此州兩處實皆有以上凡三十四州此外所謂雄州者據戚謂割揚之六合天長置此必暫置俄併者故馬譜不取戚列入亦非通州亦不宜列入戚誤甚說詳後其雄遠軍據戚于昇州注謂以當塗置此軍乃昇州所屬何必另列戚亦誤若然馬所有之三十五州戚尙少一則歙州也此州職方亦有不應

戚獨無空格注聶字者必即歙州也因音近而誤再以職方校馬譜三十五州並同南唐州數以歐馬為是戚光不可用

南唐本無通州

歐史職方考於吳南唐所有各州濠州之後列通州其下於梁唐晉漢四格皆空于周則書一有字又注云世宗置其橫格之後繼以直行則云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為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為屬而治靜海攷輿表第三卷揚州府通州下云南唐于海陵

縣鹽亭場置靜海都鎮周升爲靜海軍尋改爲通州置靜海縣爲州治略與歐考同蓋自顯德五年以後玆地已爲周有方置州其前本無州歐史不誤也陸游南唐書後附戚光音釋列南唐州軍之名中有通注云靜海軍則直以周宋之州入之南唐州數中此則戚光之誤矣

八十陌錢

舊史食貨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請牓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按短陌之制顧寧人日知錄此書今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第十一卷攷得自晉已

有之并歷引抱朴子梁書隋書舊唐書沈括筆談宋
史金史以證梁武帝唐憲宗穆宗昭宗哀帝五代後
漢隱帝宋太宗金世宗各朝短陌事甚詳明獨無後
唐莊宗同光中事容齋三筆第四卷云用錢爲幣本
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
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
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
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
十五爲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
始令以八十五爲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

王章爲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此段亦首尾完備獨無同光事然則不但寧人未見薛史容齋亦未見也且寧人說正與容齋同而不著容齋名豈此爲暗合邪容齋以自破爲句寧人乃讀作自破領以東以寧人之精核決不舛訛至此豈傳寫偶誤邪

## 附論趙宋官制

薛史職官志不載往代之制直從五代敘起并五代亦簡略甚絕不臚列其制因五代皆沿唐制故惟有釐革升降者始志之其與唐同者並略去敘首已自言之予前論歷代官制亦詳矣書止於五代而趙宋官制雖承五季其間委曲則更有難明者如宰相大抵類唐而宋則又以樞密參知爲執政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分掌內外制在唐已然宋則遂目爲兩制而又以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也其次臺諫其次庶寮姑勿論若外官則宋與唐大有別藩鎭之權既奪防禦團練採訪觀察等使亦改大約統率所部者有

帥漕倉憲諸官帥則諸路安撫使漕則諸路轉運使憲則諸路提刑按察使倉則提舉常平倉謂之倉司唐節度多兼觀察及度支營田招討經略等使宋則監司各有建臺之所領司專有長官專有椽佐而號令之行于統屬者較唐爲煩其餘州縣官亦姑勿論若其結銜又有異於唐者總之趙宋入官制不但所授之階勳爵邑皆爲虛名柳開作仲父贈大理評事柳公墓志云有階勳爵邑略不之書因其爲紙上空文猥賤者往往得之不足書故也即其身所居之官亦但居此官而不任以此官之事特使之食其祿而已故謂之寄祿官其所辦之事別有一官謂之差遣蓋

在唐季及五代則分爲官與正官者是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六

#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 新舊五代史五

### 南唐諸臣見騎省集

薛史僭僞傳但略載僞主事其臣多無傳不如歐史稍詳備如南唐主李景世家敘陳覺等矯命發兵攻閩潰歸覺與馮延巳馮延魯魏岑查文徽號五鬼時景怒而延巳方爲宰相宋齊丘自九華召爲太傅爲稍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御史中丞江文

蔚劾奏延巳[illegible]等同罷而不[illegible]景怒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攷鈔本徐鉉騎省文集（宋天禧中胡克順編）第十六卷熙載墓志銘載此事但云爲權要所嫉罷職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勢逼地高公延奏黨與貶和州司事參軍不明言其事亦不備列其人鉉與諸人同朝故稍諱之唐六典諸州司馬與司士參軍各自一官則當以墓志爲是其第十五卷文蔚墓志銘但言拜御史中丞矯枉時事無所顧憚坐延劾宰相貶江州司士參軍并宋公亦沒而不言歐史又載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周世宗來伐

泰州刺史方訥棄城走此二人者俱見騎省集十五卷潭墓志徵山使事訥墓志云拜泰州刺史强敵深侵東京失守州兵盡出人心大搖士庶老幼盡室南渡公自歸闕下坐是除名亦回護詞

伐閩之役

祕笈續函鄭文寶南唐近事云宋齊丘坐黨陳覺餓死于青陽說郛陳彭年江南別錄云馮延魯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州之役陳覺爲招討使既下建州矯制進圖福州元宗令王崇文爲統帥馮延魯亦往諸將爭功自相違戾錢唐以兵來救我師不戰而潰

歐史無齊王饑死事又與伐閩之役者乃查文徽非延爵招討使乃王崇文而延爵魏岑陳覺則監軍使也與文寶彭年二書小異恐當從歐

蜀檮杌

宋尚書屯田員外郎黃松子張唐英汝功蜀檮杌二卷自序云凡五代史所載者皆略而不書陸昭迥跋云得見此書係英宗治平四年歐史熙寧五年始出亦但藏中祕未行人間則此序所稱乃薛史也然歐史蜀世家與薛多同而較詳詳觀檮杌所書凡薛史所載者亦多有之與自序不相應

蜀檮杌但言孟知祥爲衙吏

薛史云孟知祥伯父方立爲邢洺節度使從父遷爲澤潞節度使歐史則但追敘其叔父遷據邢洺磁爲晉所虜以守澤潞梁攻晉遷降梁攷新唐書方立傳附從弟遷事與薛歐略同彼但言爲晉虜而不及其降梁者事入五代故不及非有異也張唐英蜀檮杌下卷敘知祥初起甚詳幷及其符瑞異徵然但言爲郡衙吏而已絕不云其先有顯貴者豈此卽所謂五代史所載皆略而不書者邪

南漢事歐詳薛略

僭偽諸國皆歐詳薛略蓋薛據實錄實錄所無不復捜采增補歐則旁采小說以益之南漢世家載劉鋹信任閹人龔澄樞澄樞託左道蠱鋹亂政致亾其事甚備而薛史皆不及廣東廣州光孝寺見存二鐵塔各有題記予得其拓本其一云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其一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壹所七層幷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以乾德節設齋慶

讚後列僧名其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歐公但書宦者龔澄樞而已其官銜亦不能詳吳任臣十國春秋始具書之蓋取之塔記德陵者南漢開國之主劉隱陵名乾德是蜀王衍及宋太祖紀年而此以名節揣之必鋹生日其臣爲立美名可以補歐薛二史之闕

馬殷事互異

馬殷歐薛史皆云鄢陵人通鑑云扶溝人而宋儒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桂州修仁令周羽沖譔三楚新錄分三卷一卷馬殷二卷周行逢三卷高季興也明上海陸楫刻入說海偏記門則云上

蔡人此輩起於亂兵本無一定鄉貫如王建少爲滅
號賊王八而歐云許州舞陽人薛云陳州項城人蜀
檮杌云潁川郾城人亦其類也但新錄敘事與正史
互異者過半斷不可信初從叛將孫儒後從劉建峯
爲先鋒歐薛同而新錄云隨渠帥何氏有姓無名其
妄可知歐史言梁太祖拜殷中書令封楚王而薛史
則云貞明中方至此官爵未知孰是歐史殷以廖光
圖爲學士新錄則言嶺外廖光圖自韶陽來奔殷以
爲永州刺史光圖陳南越可取狀因使李勳擊拔桂
管十八城劉龑懼而乞盟此等歐薛皆無之無以辨

其眞僞又殷之諜臣高郁歐云高季昌用反間殷次子希聲殺之而新錄及五代史補以爲殷子希範使唐得莊宗之間歸而殺郁皆未知孰是若歐史言殷子十餘人殷薨希聲立希聲薨希範立希範薨希廣立希萼繼殺希廣而自立希崇又廢希萼而自立彭師暠別奉希萼爲衡山王乃爲李景所滅此分明可據而新錄則云殷薨希範立希萼爲廖仁勇所奉非師暠恐皆虛妄

周行逢事歐薛多合而新錄與二史皆多不合恐不可信未暇詳及

錢鏐先世

歐史吳越世家篇首但云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絕不及其先世蓋其出本微而吳越備史第一卷以鏐爲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國公九隴八代孫又歷敘其曾祖沛唐宣州旌德縣令父寛威勝軍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守太府少卿備史乃武勝軍節度使書記范坰巡官林禹同譔（宋史藝文志云吳越錢儼託名范坰等）殆不可信薛史第一百三十三卷世襲列傳篇首亦不言鏐祖父而敘至鏐貴後父寛自言家世田漁爲事未嘗貴達見鏐車徒雄盛走竄避之則知備

史之訛

董昌死狀三處不同

歐史錢鏐世家鏐將顧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常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新唐書逆臣傳則云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於江傳首京師薛史世襲錢鏐傳則云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昌死狀三處各自不同

天福當爲天復

歐史錢鏐世家昭宗天福二年封鏐越王按天福石晉年號此當爲天復十國年譜於丁卯年梁開平元年第四格書蜀王建所稱之號亦誤以天復爲天福此皆因音近而誤

## 客勸鏐拒梁

梁太祖卽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不從遂受之按温鑿唐羅隱勸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鏐以隱不遇于唐有怨心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所謂客者乃隱也歐公何爲沒其名倘看明

詩有刺隱者云憔悴感慨依尙父可憐尙父事朱溫尤謬

錢鏐加官

歐史唐昭宗加鏐檢校太尉中書令梁太祖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由檢校而進守也歐所書開平二年以前鏐所加官如此薛史則云鏐於唐昭宗朝位至太師食邑二萬戶位太師則非太尉而食邑歐略去鏐撰開平二年增置廟碑結銜云啟聖匡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侍中兼中書令吳越王鏐正作太師與薛合功臣名侍中

則二史鏐傳皆無而薛史却於末帝紀貞明三年則見鏐功臣名正與碑同

### 三節

歐錢鏐世家開平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三節者鏐在唐已領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入梁又兼淮南也吳越備史作玉節此不讀書人妄以意改

### 錢俶入朝

太平興國三年錢俶來朝舉族歸于京師俶納土實以二年三年傳寫誤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載百川學海卷

下云江南平尚父錢忠懿王請入覲太祖詔趣其還後三年舉版籍納王府亦謂二年也至若錢世昭錢氏私誌說海載云先文僖爲西京留守歐文忠在幕下親一妓公嫂微諷之翻以爲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如世昭之妄誕豈可信哉

楊忞王忞

洪邁容齋三筆云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父名忞王審知德政碑載其父名忞見蛾術編說碑二字雖出說文卷十下心部流俗不知只作俚鄙用此輩起羣盜微賤故名如此歐薛五代史行密傳不載其

文名審知傳載之不書一

王審知事蹟

歐公閩王審知世家其先世爲農與史同而新唐書審知兄潮傳則云五代祖曄爲光州固始令因家焉唐天祐中所立審知德政碑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于兢撰亦云以太祖就祿光州因家于是審知起義淪安得出仕籍碑飾詞新唐書宗衆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州人禮請潮因攻殺彥若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巖卒其婿范暉稱留後潮又遣審知攻破福州殺暉歐史與新唐書略同其紀載雖

侚得實而所云彥若會暴州人來迎亦役來文士歸閩者代為緣飾宋歐脩誤據之果爾則潮殺彥若為民除害碑當誇美乃諱而不言直言潮舉請鄉曲嚴遺人禮請署為州牧豈可信乎潮兄弟作賊專以剽奪為事既得泉又攻福且嚴有德於潮嚴死婿代不俟朝命唐季藩方大小皆然無足多怪潮等又攻殺據有之乃碑於此又言嚴病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御皆願有所依從潮遂以泉郡委仲弟審邽而與審知偕赴詔授潮節度使則於攻殺暉亦諱之而直以為軍士樂推其誕明矣潮死審知代立據碑在唐

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歐史則云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乃五代會要於使相一門直至梁末帝及唐莊宗方有審知而於梁太祖時則不書此會要之漏也碑又云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公示以中孚致其內附即史所謂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是也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爲舟楫之梗夜夢吳安王伍子胥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憩高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于泛涉於時錄奏賜名甘棠港此事碑亦載之與

歐史所述並合而孫氏尤詳又此碑立于天祐三年閏十二月而舊唐哀帝紀天祐三年閏十二月己酉朔福建百姓僧道詣闕請爲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從之與舊唐正合碑又言節度都押衙程贇列狀上請刊勒考歐史後有朱文進作亂據福州以程贇守漳州爲州人所殺卽此人也

王曦僞號

歐史延羲審知少子更名曦改元永隆六年見殺謚曰景宗薛史略同曦嘗造塔九層於城南旣成名曰崇妙保聖堅牢塔命其臣[illegible]撰[illegible]守中書令上柱

賜紫金魚袋林同叡撰記右街神光寺文章應制宣義大師賜紫僧无逸書神光寺長講兩經三論大德賜紫德遂於篆額記中稱興工於永隆三年歲次辛丑十一月騰之僭帝位即是年六月也中散大夫正五品上階乃守中書令官與階不相應如此其末一行云睿明文廣武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王曦既稱帝乃直書姓名亦可笑此殆初即僞位即上此尊號而歐薛史皆不載塔記與審知德政兩碑從來談金石者皆未見予入閩訪于孟老部超然得之著錄自予始

高氏事剝蝕不全

三楚新錄所紀載惟高氏一家與歐史無甚牴牾但說海刻非足本而刪削又未嘗如季興卒子從誨立從誨卒子保融立保融卒弟保勗立保勗卒保融之子繼沖立歸宋國除新錄乃於從誨之後即次以繼沖事殘闕顯然

康延澤諭降高繼沖

歐南平世家保融卒弟保勗立保勗卒保融之子繼沖立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荊南約以兵過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請嚴兵以待之判官

孫光憲勸繼沖去斥堠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爲然景
威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沖出逆于郊而前鋒遂入
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
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爲節度使乾德元年
有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
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考王禹偁小畜集
第二十八卷康延澤神道碑云我太祖開國以荆湘
未下詔宣徽南院使李處耘襄帥慕容延釗南討公
實從焉時江陵高保融死其子繼沖權領軍府因命
公齎璽書乘驛騎以弔撫且觀便宜二帥留襄陽以

待公宣諭而回盡得機事前導師旅長驅而南平定荆湘易於拾芥尋轉桼院使監護荆南軍賞功也乾德中受代歸朝案此事見宋史二百五十一延釗傳二百五十五延澤傳二百五十七處耘傳延澤傳與碑正同略去保勗以繼沖即剏保融者此省文延澤傳亦然蓋延澤傳即采碑文而世家不敘此事亦略之耳耘作鈞則傳寫誤乃宋史於處耘傳又以使高氏者爲盧懷忠假道者爲丁德裕此史自相矛盾者最多此亦其一 端延澤監荆南軍至乾德中方代歸則以建隆四年繼沖雖納牌印宋太祖仍命爲節度

故也此正與世家合

北漢劉氏歐詳薛略

薛史能敘降王終事歐無然北漢劉氏事則歐史爲詳而薛史反略不但因薛史成時劉氏未亾之故也即其敘劉崇不過六七百字歐史則一千五百餘字詳略已懸殊至崇子承鈞及承鈞之養子繼恩繼元相繼篡位而薛史承鈞只一句繼恩繼元并其名不見歐史則敘至一千八九百字詳略相去甚遠且薛史成於開寶七年繼元在位已七年而竟不書薛居正但就史官已錄者抄撮成書其餘槩不添補嘆史

裁憾人意者千古罕見

劉崇漢祖母弟

劉崇歐云漢高祖母弟通鑑二百九十卷胡三省注同薛云從弟恐當從歐

劉氏建號

歐史世家云劉旻名崇改僭號仍稱乾祐漢隱帝號不改元承鈞立始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又云繼元立改元曰廣運歐公作文主於簡嚴故語意似涉牽混使讀者乍覩之似承鈞繼元初立即改元者其年譜則旻之仍稱乾祐自四年始是年歲次辛亥卽周太祖廣順元年

至乾祐七年旻死承鈞立是年歲次甲寅（即周世宗顯德元年）承鈞仍稱乾祐至丁巳歲承鈞始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即顯德四年）年譜終於天會三年是年歲次己未（即顯德六年周恭帝即位之年明年禪宋）至天會十二年戊辰歲（即宋太祖開寶元年）承鈞死繼元立亦不改元仍稱天會至甲戌歲（即開寶七年）繼元始改天會十八年為廣運元年廣運六年是年歲次己卯（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繼元亡而年譜皆不書者因天會四年已入宋故也（以上所推據通鑑考異所采劉恕道原說）世家中不書承鈞繼元立不改元仍稱乾祐天會但渾而言之蓋心則其言略而年譜固無誤也乃薛史周

世宗紀及僭僞列傳皆言旻殁於顯德二年乙卯十一月薛史誤矣通鑑第二百九十二卷周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又二百九十三卷顯德四年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皆與歐合考異載劉道原說駁薛史爲非又言劉氏有國全無紀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僞署見聞要錄云甲寅春南伐敗歸旻周師攻圍旻積憂勞成心病是冬卒鈞即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右諫議大夫楊夢申奉勅撰大漢都統進封定王劉繼

顯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祚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顯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五月丙午朔道原以此爲據推其歷年自屬的確之至道原史學之精於此可見而薛史之誤明矣遼史穆宗紀應歷五年十一月漢主崇殂應歷五年卽顯德二年遼史亦誤予又得天龍寺千佛樓碑拓本繼元之臣行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惲撰末題廣運二年歲次乙亥八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則立碑時也顧寧人作開運二年開運係晉出帝年號寧人誤石本甚明碑乃當時所立本國之臣所撰鑿鑿可信豈敵國傳聞之比萬季野先

生勘同補歷代史表與道原及碑皆符先生史學精絕

元陳子經桱通鑑續編第三卷明薛方山應旂甲子會紀第三卷皆以繼元初立卽改元誤不待言而季野紀元彙考乃與陳薛同一人之作如出二手是可疑也朱竹垞彝尊據碑譏歐公書繼元之改元未得其詳若歐果誤認則世譜書承鈞之改元未嘗誤何以世家文法與繼元同歐不誤竹垞誤耳

侯霸榮殺繼恩

歐世家云承鈞卒養子繼恩立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殺之郭無爲遣人入殺霸榮

初承鈞語無爲繼恩非濟世才無爲不對繼恩怨無爲不助已及立欲逐之未果霸榮之亂人謂無爲之謀霸榮欲口滅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千佛碑云及皇帝踐祚加太師行太原尹尋領侍衛親軍事未幾値倉卒之變震駭非常上獨執雄斷入平內難時戊辰歲秋九月朔此皇帝指繼恩繼恩之弑繼元爲主無爲謀之霸榮特揮刃者繹碑詞情事如見欲蓋彌彰其後無爲又爲繼元所殺

變者范超

歐世家又云繼元爲人忍殺昊子十餘人無遺類又

遺孽者范超殺承鈞妻郭氏其主弑繼恩無疑而超但云孽者不書其官千佛碑則云壬申十二月冶鑄千佛詔宣徽北院使永清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范超監修宋史四百八十二卷北漢世家云宋太宗征北漢繼元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以超爲出戰禽而戮之繼元斬超妻子投其首城外是也予得山西諸碑皆分巡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常熟蔣果所贈

後事具皇家日歷

薛史第一百三十四卷僭偽列傳於南唐李景以宋建隆二年疾卒其子煜襲偽位又第一百三十五卷

僭僞列傳於宋開寶四年滅南漢俘劉鋹至京又於東漢劉崇以周顯德二年病死其子承鈞襲僞位之下皆云後事具皇家日歷劉崇傳贊云今元惡雖斃遺孽尙存勢蹙民殘不亾何待則以此書作於開寶六年時煜尙在位鋹尙存承鈞之養子繼元亦尙在位故也第一百三十三卷世襲列傳吳越錢氏亦如此若宋乾德三年滅後蜀俘孟昶至京而昶卽於是秋卒則於其傳中詳書其卒及年若干以爲結束然後再加其後具皇家日歷云云葢彷敍一降王雖事入後代不可不見其卒也歐陽子作史時距諸國降

滅已百餘年而於李煜劉鋹錢俶輩皆但云事具國史不見下落性樂簡淨總不屑詳敘首尾後之讀者稍覺未慊然薛雖有敘降王卒年其各國事蹟却疏漏之至反不如歐史之詳若宋史自第四百七十八卷以下亦有南唐等世家但從李煜輩敘起而略追敘其先則又深得之

## 吳越改元

歐史十國世家年譜敘首云聞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范坰

等備史固無年號而明錢肅潤刻備史跋其後卽力辨歐史之非辯史亦云鏐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但不改年號而已攷洪邁容齋四筆第五卷駁歐史之疏漏援王順伯所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係天寶四年辛未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係天寶五年壬申順伯考其年知非唐天寶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建新功臣壇院碑封睦州牆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

寺磨崖梁龍德元年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亾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莊宗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十月錢鏐建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磚磁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菴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

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此上皆王說洪申之云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係契丹年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云順伯名厚之臨川人嘗紹興乾道間與洪同時又有王象之者寧宗以後人著輿地碑錄予有鈔本所載與洪所引順伯語同予謂洪王是矣但鎮東軍墻隍廟碑係開平二年歲在戊辰下有一月字而上下皆空蓋是年未改元之前所立然則温篡唐鏐受其封號即稱臣奉其紀年觀望久之

知其未能一統乃改元自娛順伯謂溫篡後鏐猶用天祐誤也而其餘考據則博而且精秀水鍾淵映又掇得舊武原志載土中所得朱府君墓志題云寶大元年歲次甲申此順伯所未見者要之天寶改於戊辰梁開平二年寶大改於甲申唐同光二年寶正改於丙戌唐天成元年歷歷可攷歐公說極確所恨寡聞范坰錢蕭與薛史謂錢鏐未嘗改元則大誤矣外懼誅討尊奉中朝實則自帝一方以愚其民乃掩耳盜鈴之計

歐公惟舉資正通鑑及目錄亦然而考異則歷引閩

自若唐末汎聞錄紀年通譜余公綽閩王事迹林仁志閩王啟運圖以證之至玉海則於天寶寶大寶正外又載廣初一號此號則不知吳越何王何年之所改

洪言晉漢周及宋吳越不復改元今蘇州虎丘千人石畔有大佛頂陁羅尼石幢一座四面刻之高約二丈餘末題下元甲子顯德五載龍集戊午日躔南斗高陽許氏建此吳越忠懿王錢俶時所立可見其時不改元予少與妹壻錢大昕同遊訪得此幢及老先後歸田予徙家洞涇距虎丘三里時往摩挲妹壻來

又同觀焉八九百年中著錄自吾兩人始毋奬金石之有關史學惜同嗜者寡也

白貂

附錄契丹耶律德光脫白貂裘以衣晉高祖白貂俗呼銀鼠

趙德鈞延壽父子

薛史第九十八卷以趙德鈞延壽父子入晉書爲列傳而歐史但入之契丹附錄不爲傳者以其死于契丹也

十七史商榷

#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 新舊五代史六

### 歐史脫文誤字

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歐史目錄第四十八卷楊思權下漏去尹暉梁紀一光啓二年十二月封吳興郡王封上脫徙字大順元年四月張濬私與汴交張上脫宰相二字乾寧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戰于漁山漁當作魚天復元年正月天子復立立當作位天祐二年二月殺王德裕等德王裕誤倒梁紀二開平二年三

月癸巳卜郊上文正月己亥巳卜郊此處卜上脫改字三年九月徐注亂軍當作軍亂乾化元年正月赦流罪以下因求危言正諫因當作四九月御文明殿入閣閣當作閤論贊獨不為梁為當作僞梁紀三貞明四年劉鄩為兖州安撫制置一本下有使字龍德元年三月惠王能反能上脫友字三年王彥章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之下脫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十八字本是彥章有功反用凝代之脫此似彥章未嘗受代者校勘不精誤人如此唐紀四乾寧二年克用軍招餘月當作月餘光化三年

李嗣昭敗汴軍于汴河當作沙河天祐六年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後下後衍唐紀六同光元年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一本無副字天成二年六月辛白司馬坡坡當作坂唐酷吏侯思止傳思止鞫誣告人反者輙云急承白司馬此因洛有白司馬坂故用歇後語誘令承反也其時武后方居洛而明宗入汴後旋即還洛則此作坂無疑後唐臣劉延朗傳遣宋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誤同長興元年連寫非是當提行唐紀七廢帝紀卒戍兵自曲陽孟縣馳出常山孟當作盂清泰元年慈州刺

史梁令詢炎之慈當作總三年六月以張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一本事上有府字晉紀八天福元年先帝受吾太原受當作授晉紀九天福七年六月如京師使李仁鄴使于契丹南雝本無師字周紀十二顯德三年八月課民種禾禾當作木梁家人傳太祖元貞皇后張氏連寫非是應提行天福元年當作天祐末帝德妃張氏傳貞明年年上脫五字次妃郭氏傳莊宗入宮莊上脫唐字宮上脫汴字唐太祖家人莊宗后劉氏傳略可記億當作憶太后稱詔令詔當作誥同光三年十二月獵當作臘克議

傳以千餘人進至滑橋滑當作渭克寧傳存顥等各
遣其妻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孟氏下應重孟氏二
字此脫太祖子八人篇中凡存義字皆當作存又又
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此莊宗弟而云族之
必有誤又自河中奔太原北至北當作比莊宗子繼
岌傳今大將軍發當作大軍將發唐明宗家人傳卷
首又自有細目他卷皆無蓋古人目在每卷首後人
遷於第一卷之前去每卷目此其去之未淨者秦王
從榮傳從榮尙忌宋王從厚尙當作常此事須得侍
衛兵馬爲助南雖本無馬字晉家人傳出帝與太后

至建州得地五千餘頃千當作十漢家人傳高祖皇
后李氏傳周高祖起兵嚮京師當作周太祖高祖二
弟三子傳幷論贊凡翬庭美皆當作廷美吾嘗爲天
無眼爲當作謂注便於實事實當作述梁臣張歸霸
傳子漢卿漢融梁亾皆誅族族誅誤倒楊師厚傳攻
棗彊三月不能下月下注一作日南雖作日考薛史
作逾旬然則月日皆非是此歐之改薛而誤者王景
仁傳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廬壽使下南雖復有
使字唐臣郭崇韜傳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圖之圖當
作圍又事不與卿一鎮不當作了又橋壞莊宗亟輿

正當作止安重誨傳鋒旣引譔者見重誨鋒當作鋒
繕治甲器甲當作兵王建及傳晉遂軍得勝得當作
德斧其竹窄窄當作笮西方鄴傳父再遷爲汴州軍
校一本無汴字是鄴定州滿城人而此下文云鄴以
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用復歸云云則非汴
州可知又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鄴下當復有鄴字李
嚴傳伐蜀嚴爲三川招討使討一作撫是時招討乃
郭崇韜非嚴也何瓚傳知祥以軍禮事瓚常繩以法
瓚下當復有瓚字晉臣桑維翰傳又來見帝來當作
求漢臣蘇逢吉傳誘人告李崧誣伏與家僮二十人

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獄中上書南雝作獄上中書是死節傳論贊三人者或出於僞國之臣南雝本者下多或出于軍卒句此脫死節共只三人軍卒謂王彥章裴約僞臣謂劉仁贍也脫去則不可讀一行鄭遨傳遭亂世汙于榮利汙上脫不字義兒李嗣昭傳璁俱誤作慈雜傳王鎔傳館于梅子園義門何氏從沈存中筆談改海子梁太祖爲書詔鎔詔下注古本作招案南雝本正作招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姚世鈺讀安字句絕羅紹威傳趙文建爲留后當作留後前帥皆牙軍所立

怒輒遂殺之遂下注古本作逐案南雝正作逐此言或逐之或殺之作遂無理王處直傳戰于河沙當作沙河劉守光傳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南雝無其妻二字是韓建傳欲邀莊宗遊幸莊當作昭高萬興傳葬于州南葬下脫敬瑭二字温韜傳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爲靜勝軍南雝本無下梁字非是義勝下當有軍字盧光稠傳劉龔已取韶州龔當作龑朱瑾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當作泰寧瑾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與下十二字南雝本脫孟方立傳澤潞邢洺

總五州誤作三逐其帥誤作師以貌山東誤作失王珂傳唐兵已過寃朐誤作宛孫德昭傳判神策軍號扈駕都徐氏葆光云本紀天復元年正月扈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都下嘗有頭字劉知俊傳敗邠岐兵於幕谷本紀作漠谷張全義傳改用年來二月來年誤倒房知溫傳稍遷親隨指揮使隨下南雖有軍字王晏球傳龍騎五百騎當作驤李霸一部部當作都莊宗兵變莊當作明安仲霸傳王衍立少年年少誤倒張希崇傳乃先爲突南雖作穿是皇甫遇傳戰尚或生走則死也我等死戰猶足以報國我

等次戰四字南雝作等次次戰是以重威爲都招討使重上脫杜字王宏贄傳與尹暉傳誤連應提行高行周傳匡威爲其弟光儔所篡光儔當作匡儔歷朔沂嵐三州刺史沂當作忻孫方諫傳鄭州清苑人鄭當作鄚南雝本誤同王峻傳事三司使張延朗不甚愛之延朗下當重延朗二字王殷傳大明人當作大名范延光傳宗正丞石昂誤作承高祖猶豫未決脫猶字安重榮傳鎮州曰恒州誤作有州安從進傳領貴州刺史當作青州杜重威傳契丹留燕京兵五百人五上脫千字張彥澤傳遷晉出帝於開封府遣控

鶴指揮使李鈞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求酒於李崧崧曰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通鑑第二百八十五卷於此事亦作李崧崧傳在五十七卷耶律德光滅晉入汴拜崧太子太師正爲德光任用則似作崧無誤而別本作求酒於李鈞以上文鈞以兵監守考之作鈞爲是義門何氏謂此又一李鈞非周三臣之李鈞愚亦謂此爲德光任用之李崧乃又一李崧非梁紀開平二年爲鴻臚卿封介國公之李崧也職方考敘首唐自中世多故誤作中勢泰厲階成瀛鄭誤作瀛漢橫列之圖中第一格岐字列其

州名也第二格於梁則書岐其時爲岐李茂貞所據也其下旁注一鳳字又一字漫當云鳳翔秦成階鳳四州於漢亦云有者誤皆當作蜀吳與南唐所有各州于吉州後四行連脫州名當云虔鎢建汀又廣州更五代皆南漢當於第一箇南漢下注清海二字五代之際外屬之州云云南雖本提行是此誤連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川當作道長垣唐改曰匡城應提行起此誤連南唐李昇世家昇字正倫昇字見說文第七卷上曰部馬令陸游南唐書同此篇中段多誤作昇李景世家自號中天八國王八當作大始改

名璟當作景前蜀世家論贊予讀蜀書脫書字南漢劉玢世家玢立二年卒脫卒字劉鋹世家十月平部州鋹喜曰部桂連賀云云二部字皆當作昭楚馬希範世家開封承制封當作府吳越錢鏐世家鏐之孫元瓘之子佐字祐據吳越備史則當作宏佐字元祐閩王審知世家唐以福州爲武威軍據天祐三年于兢撰審知德政碑當作威武十國世家年譜丁卯年第五格天福七年當作天復說已見前庚戌年第三格八字衍卷末論不以忘漢爲讐忘當作亾契丹附錄第一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榆當作渝于闐附

錄第三始涉醮積醮當作噍字見遼史

## 五代俗字俗語

新五代史用俗字俗語如晉高祖紀明宗戰胡盧套套字始見於此李崧傳晉高祖謂崧曰汝造浮屠爲我合尖尖字已見北史第四十三卷郭祚傳四十九卷庾深等傳而又見於此廣韻在下平聲二十四鹽又道德經卷一揣而銳之王弼注揣末令尖又銳之然說文無此字漢高祖紀耶律德光謂曰此軍甚操刺令人以雄猛爲插刺操刺當卽此意又契丹賜以木柺一令人呼老人所用杖音如夬卦之夬作此字

史文惟見於此汪鈍翁堯峯詩云一楞扶身兩鬢星
紙標略畫卦中形憐渠那識羲文易自道儂家打兎
靈用此字唐臣任圜傳崔協號沒字碑雜安叔千傳
叔千亦號沒字碑此等皆當時俚俗語

五代春秋

五代春秋二卷宋尹洙師魯譔即附於河南先生文
集後柳開尹洙宋初以古文詞著名爲歐陽子之先
聲者也觀河東河南兩集手筆誠可觀其於經史則
皆茫然者師魯此作全仿春秋謬妄已甚即如晉人
燕人趙人秦人吳人楚人等稱此史家於敘事中間

貪其文省用之則可若以此摹效春秋筆法動輒云某人伐某某人敗某師於某地豈非笑端且如李克用李茂貞不言姓名而突書之曰晉人秦人後世讀者知爲誰乎豈師曾有待於後有爲之左氏者乎唐莊宗已建尊號國爲唐矣而於梁事中稱爲晉人是其意將奪唐而與梁乎其他名號之進退義例之出入糾紛無定葢有不可知者幸師曾不秉史筆若令修史史法壞矣

## 五國故事

五國故事二卷宋無名氏記吳楊行密南唐李昇前

蜀王建後蜀孟知祥南漢劉巖閩王審知事末附朱文進諸人曰五國者合前後蜀爲一也仁和吳長元以爲吳越國人所作歙縣鮑廷博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十一集

十國春秋

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吳氏任臣誤吳字志伊仁和人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翰林院檢討志伊以歐陽氏五代史附十國世家於末而尙簡略思取其人物事實而章著之故勒爲本紀二十世家二十二列傳千二百八十二又作表五篇博贍整理誠史學之佳者

顧其爲書之體每得一人卽作一傳凡僧道及婦人之傳每篇只一二行者甚多乃徐鉉騎省文集三十卷其後十卷係入宋後所作而前二十卷則皆在南唐時作也其中碑志若岐王仲宣馬仁裕劉崇俊陳德成江文蔚喬匡舜韓熙載志伊雖皆有傳而徐所敘事蹟遺漏者已甚多若賈潭方訥陶敬宣周廷構苗廷祿包誘趙宣輔劉鄩皆有事蹟而志伊皆無傳潭訥歐史一見其名祇有一句故不能措手志伊之學專以博爲事者也然竟未見騎省集矣亾友惠定宇戴東原每與予極論學之貴精不貴博予深韙其

言由今觀之傅亦大難事特不可與蘭艾同收玉石混采者道耳志伊凡例自述所采古今書籍約一二百種但已自爲裁割綴練成文讀者不能知其某事出某書反不如同時朱竹垞日下舊聞具注所出也又志伊自言采薛氏舊五代史恐實未見虛列此目竹垞亦每如是則不能無遺憾焉予所著述不特注所出并繫指第幾卷某篇某條且必目睹原書佚者不列惜不得起兩先生一質之

此書佳處在表地理表與歐陽氏職方考參觀則五代十國全局如見至十國之官制雖大抵沿唐而一

將增改亦已紛宂不可爬梳任臣爲作百官表甚便
考覽尤其杪者也惜歐陽氏不志職官猶恨多玆昧
五代會要雖存非博學者不覩恐終歸於無徵矣若
藩鎮表以區區僭僞僻陋一隅而多立軍名假稱節
度誠屬不成事體要之臚而陳之亦稽核之一助也